

# 论明人整理宋集的成绩

巩本栋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明人对宋集的整理,是在元代图书典藏、刊刻的基础上进行的。明代公私对宋元遗籍的搜集和保存,应当说是相当重视的。明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对宋人别集的刊刻、抄录等方面。另外,在宋人别集的重辑、选编和注释上,明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键词:**明人;宋集;整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7)04-0059-10

## On the Achievement Made by the Men of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Anthologies of the Song Dynasty

GONG Ben-d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Sorting out the anthologies of the Song Dynasty by the men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based on book reservation, cutting blocks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the posthumou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Yuan Dynasty.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men of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anthologies of the Song Dynasty lied in inscribing and copying anthologies of the men of the Song Dynasty. Moreover, the men of the Ming Dynasty had also achieved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recompile, selection and note of anthologies of the men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men of the Ming Dynasty; anthologies of the men of the Song Dynasty; sorting out

明人对宋集的整理,是在元代图书典藏、刊刻的基础上进行的。元世祖十三年(1276)一月,元军兵至临安,宋恭宗奉表降元。二月丁未,元世祖即诏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等,“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执籍,尽仰收拾”。同月,又命两浙宣抚使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至十月,焦友直便“以临安经籍图书、阴阳秘书来上”<sup>①</sup>(卷九)。宋南渡以后百余年间所积内府珍贵图籍,从此尽归元朝<sup>①</sup>。再加上自金朝所得,元初的国家藏书应是相当丰富的。大约四十年后,元仁宗还将这些典籍中的一部分赠与高

<sup>①</sup>参《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序》:“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移蹕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同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6年度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宋代文学史料研究”,批号:06JA75011-44021。

**收稿日期:**2007-06-10

**作者简介:**巩本栋(1955-),男,江苏丰县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丽。据《高丽史》卷三十四忠肃王元年(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秋六月庚寅记载,高丽成均馆博士柳衍、学谕俞迪先是被派遣入元,“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淪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由于柳衍等人此番购书的艰难曲折,当年七月,判典校寺事洪淪奏请朝廷,元仁宗因再“赐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所藏”<sup>[2]</sup>。数量如此之大,可见宋代典籍的保存直到元代中期还是相当好的。所以,待到明朝取元朝而代之,“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所藏“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sup>[3]</sup>(卷九十六)。有宋一代的珍贵典籍遂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

元代私家刻书之风,也并不逊于宋人。其中所刻宋集虽为数不多,然有一些书却很著名。像范氏家塾岁寒堂刻《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遗文》一卷《年谱》一卷《年谱补遗》一卷等总计四十二卷,收罗范仲淹诗文既全,附录后人所编年谱等亦丰富,明清所刊范集多出此本,最为通行。又如建安虞氏务本书堂刻《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集》二十五卷《纪年录》一卷,原是在宋本的基础上挖改增删而成的,所增补的注文也有一定价值。同书还有建安熊氏鼎新绣梓本等,增收了刘辰翁的评点<sup>[4]</sup>。又,延祐七年云间叶曾南阜书堂刊《东坡乐府》二卷,是现存最早的东坡词刻本,所收苏词数量既多于傅幹《注坡词》和曾慥《东坡长短句》,文字校订上又吸收了二书的长处,为后人所重。另外,在元代也已经有了《东坡尺牍》等苏轼文章的分类选编本<sup>[5]</sup>。再如曾巩《元丰类稿》五十卷,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刻本,是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刻本。其本校勘精审,颇能反映宋本的原貌,明清各本皆源出此书。还比如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十二卷,按调编排,每调之词又大致以写作年代先后为序,极有价值。其他像《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王荆文公诗笺注》五十卷、《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郑所南先生文集》一卷、《豫章罗先生文集》十七卷等,皆有元刊本传世,尤其是元刻本《王荆文公诗笺注》,最为流行,读王安石诗者几乎无不据之。这些书的刊刻,对宋人别集的传播,都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 二

明代公私对宋元遗籍的搜集和保存,应当说是相当重视的。

明代初年,除了接收元秘阁的藏书之外,明成祖又曾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大力访购内阁所阙之书,“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藏之文渊阁<sup>①</sup>。至明宣宗时,秘阁藏书已达“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sup>[3]</sup>(卷九十六)。英宗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奉敕编撰《文渊阁书目》,著录历代图书7200多种,其中宋人别集即有409种(这些宋人别集此前已被多编入《永乐大典》,客观上为其书的保存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萱再编《内阁藏书目录》,虽所著录的宋人别集较之明初已有减少,但仍有348种。另外,明代中央其它官署,像南北国子监、太学、内府等,对藏书也很重视,都有专门的藏书目录。京师行人司还有这样的规定,即凡司中官员奉使外出,回来时必须购置图书数种交与官署中,若所购书不佳或署中已有,则须重新再买。今存明代《行人司重刻书目》著录的书就有1600多种。

明代私家藏书风气之盛,也是前代少见的。诸藩是明代私人藏书家中的重镇,因为他们的藏书中往往有不少皇帝所赐的宋元善本。像晋庄王钟铉、周定王棣、宁献王权等,都博学好古,藏书甚富。其中周定王棣六世孙朱睦㮮万卷堂藏书至五万余卷,编有《万卷堂书目》十六卷,内宋人别集就有96种。宁献王权七世孙朱谋玮藏书亦甚多,编有《宁献王书目》。其他私人藏书家的数量,据统计多达近九百人,藏书数量在万卷以上的有231家<sup>[9]</sup>。藏书楼主要分布在江浙一带,其中著名的有宋濂青萝山房、杨士奇东里草堂(藏书数万卷)、叶盛篔簹竹堂、吴宽丛书堂、边贡万卷楼、茅坤白华楼、归有光世美堂、何良俊清森阁、王世贞小酉馆、尔雅楼(藏书三万余卷)、胡应麟二酉山房(藏书四万余卷)、胡震亨好古堂、徐渭青藤书屋、赵琦美脉望馆、焦竑澹园、范钦天一阁(藏书七万余卷)、祁承燾澹生堂(藏书十万余卷)、毛晋汲古阁(藏书八万余卷)、李如一得月楼、黄居中、黄虞稷千顷堂(藏书六万余卷)等。又,福建陈第世善堂、曹学佺汗竹斋、徐焯红雨楼(藏书五万余卷),开州晁琛宝文堂、涿州高儒、章丘李开先、赵宦光小宛堂、祁彪佳八求楼等,也声名甚著。诸藏书家还多撰有藏书目录,今可知者多达百余种(存四十余种)。这些藏书家的藏书范围当然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并不限于集部,更不会只限于宋人别集,但他们对宋元人别集的收藏、刊刻往往都比较重视。如祁承燾就认为,四部之书中虽经史子三部为收藏之首,然“文集一事,若如今人所刻,即以大地为书架,亦无可安顿,惟听宇宙之所自为销磨,则几百年而不销磨者,自有一段精彩不可埋没者也”。而“宋元人之集十不存一,而世人所见者亦不过眼前抄袭字句为举业家用”,故其“于文集中凡宋元人遗稿倘得寓目,亦无不抄录而存之”<sup>②</sup>。再如毛晋,正如近人叶德辉所指出的,“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观顾湘《汲古阁板本考》,秘笈琳琅,诚前代所未有矣”<sup>[7]</sup>(卷七)。又如明末曹溶、吴之振、吕留良,亦好收藏宋人文集。据王士禛《池北偶谈》载,曹氏有《敬惕堂书目》,“所载宋集,自

① 《明史》卷九十六《艺文志序》。又,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又曾请求将内阁并东阁藏书残缺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进行修补。

② 《澹生堂集》卷十八《与潘昭度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崇祯本(原北平图书馆藏)缩微胶卷,南京图书馆藏。

柳开《河东集》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谓富矣”。吴之振、吕留良刻《宋诗钞》,“亦至百数十家,多秘本,盖吴与其县人吕庄生留良两家所藏本”<sup>[8]</sup>(卷十六)。其它如杨慎、王世贞、范钦、高儒、徐燊、祁承燁、毛晋、李如一等,也都多藏宋元秘籍。像《近古堂书目》卷下著录宋人别集 208 种,其中注明为宋版的 15 种。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二、十五、十八著录宋人别集计 95 种(且有简略提要)。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卷七著录 262 种。《赵定宇书目》著录 58 种。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著录宋人别集 132 种。《徐氏家藏书目》卷六著录 118 种。祁承燁《澹生堂藏书目》卷十二、十三著录 205 种。《汲古阁校刻书目》著录 71 种。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宋人别集 205 种,以补《宋史·艺文志》之不足。另外,像尤袤《梁溪集》、吴儆《竹洲文集》、曹勋《松隐文集》四十卷等,都曾得到其后人的珍藏。还有吴宽藏南宋孝宗时刊本《韦襄集》、都穆藏周密《草窗韵语》六卷、释善启所藏宋刊大字本《东坡集》等。这些藏书家或他人的搜藏工作,无疑也对宋集的保存和流传,起过积极的作用。

### 三

明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更突出地表现在对宋人别集的刊刻、钞录方面,他们所做出的成绩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视。

明代官私刻书之业极为兴盛,刻书量很大。仅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隆庆三年(1569)的不完全记载,当时内府、都察院、南北国子监、直隶等朝廷直属部门和各地布政司州府以上官衙所刻书,就多达 2300 多种,虽其中宋人文集不到百种,数量并不是很多,然就中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朱熹等大家名家的集子都是在京师和地方多处刊印过的。又据《行人司重刻书目》“文部”三古文集类、“文部”五古诗集类著录,当时署中官员自外购回重刻的宋人文集,也有《欧阳公(集)》、《梅圣俞诗》、《赵清献诗》、《黄诗内篇》、《米襄阳遗集》一卷(范明泰辑)、《岳忠武集》五卷(徐阶编)等 33 种。这都属当时的官刻。明代的私人刻书之风同样很盛。明胡应麟曾谓“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吴、越、闽三地尤盛。“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sup>[9]</sup>(卷四)。明人私刻、坊刻的名称很多,如书院、精舍、书堂、书屋、堂、馆、斋、山房、草堂、书林等,刻书的数量亦众。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所记较为著名者,就有 118 家。其间所刻宋集也不在少数。像《增刊校正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十卷、《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蔡忠惠集》三十六卷、《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济北晁先生鸡肋集》七十卷、《傅汝砺诗集》八卷、《龟山杨文靖集》三十五卷、《岳少保忠武王集》一卷、《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前集)》十卷《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后集)》八卷、《象山先生集》二十八卷《外集》五卷、赵偕《宝峰先生文集》二卷等等,都在其内。除了刻书之外,私家钞书也蔚成风气。叶德辉曾举出最著名者如吴宽丛书堂、祁承燁澹生堂、毛晋汲古阁、谢肇淛小草斋、钱谦益绛云楼等 13 家<sup>[7]</sup>(卷十),其钞本在当时及后世都是一向为人所珍视的。如宋人第一别集徐铉《徐常侍集》三十卷,今犹有宋本传世,然明末冯舒有钞校本(其中卷二十一至二十三朱彝尊补钞)。此本曾得清卢文弼补校,卢氏作跋语曰:“余从鲍氏借得此集,乃虞山冯己苍舒手校本,余又为正其所未尽者,录成复请江阴赵敬夫曦明覆审,又得十数条,其本脱者尚无从补正之,然此已可信为善本矣。”<sup>[10]</sup>(卷十三)冯钞为世人所称,又得清代著名学者补校,无疑很有价值。又,张耒《宛丘先生文集》明小草斋钞本七十六卷(今存六十二卷)、另一钞本四十一卷(原为毛晋汲古阁所藏,后由清人丁晏购得),在张耒诗文的保存和流传上也都有重要价值。

明代的公私刻本、钞本中,宋人别集佳书颇多。如近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条中,就曾指出明代藩府刻书的兴盛,并谓:“诸藩时有佳刻,以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藩邸王孙又颇好学故也。”其所举宋人文集中有葛长庚《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续集》二卷,为明太祖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据旧本重新编校。刊工精湛,极似元本。周藩朱睦㮮则重刻董嗣杲《西湖百咏》与明陈贽和作的合刊本。崇王朱载堉重刻包拯《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又同书“明人刻书之精品”条,载明人所刻宋人文集中则有晁冲之《具茨集》一卷、《欧阳先生文粹》二十卷《补遗》十卷等数种,并指出:“此皆刻书有根据,不啻为宋槧作千万化身者也。”

明人重刻宋集中的佳本,当然远远不止叶德辉所举,可以说举凡宋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几乎都有明人的刻本钞本,很多宋集更是多次刊刻。像《东坡(七)集》,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京曾命刊刻内阁所藏《东坡集》,未竣工,至成化四年(1468)程宗方刻成于吉州。此本据宋时曹训刻本和明仁宗时未完之本,重加校阅,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别为续集,虽微有讹脱,然后各本多从此出。承前启后,保存古籍,功不可没。嘉靖时重刻成化本,删其复出之文,订误不少,亦非漫然翻刻。明人又有苏集类编本,也有特色,傅增湘称其“字体圆湛,刊工精美”,“分类颇有伦次,疑其源出旧本”<sup>[10]</sup>(卷十三)。还有明万历年间刊本《东坡全集》一百一十五卷、万历三十四年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虽所刻不精,然如后者收罗资料齐全,尤以题跋尺牍为多,编排亦较合理,传播甚广<sup>[11]</sup>(卷首)。万历三十六年(1608),毛九苞校订、康丕扬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据序云传自内阁,多各体杂文全集未收者,分体编排,编刻亦较精。再像《豫章黄先生文集》,宋元刻本虽多,然至明多零散不全,明弘治间周季凤、周季麟自内阁、士大夫家中多方抄录、辑取,得九十九卷,先后由知

宁州叶天爵、乔迁主持校补刊刻传世。其书不但收文最全,而且以其出自内阁所藏宋蜀刻本,文字亦佳,此后明清各本多从此本出,影响很大。又如,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南宋乾道王十朋所编刻之本,今仅存残帙十八卷,而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一元刻本四十卷,不但所收作品较全,且校勘工作亦极为细致。傅增湘先生曾论此本曰:“各卷题‘明监察御史侯官陈一元校,布政使麻城李长庚、按察使桐乡沈蒸订、知县龙溪马鸣起阅’凡四行。各卷尾题‘万历乙卯仲夏南州朱谋玮、李克家重校’。(略)蔡集自元代版失后,明人未睹全帙,谢肇淛入秘阁检寻,亦有目无书,是明代刊本以此为最先。且余观卷中缺字,或空格,或注缺几字,决无明人妄意填补之弊。且校勘者为朱郁仪王孙,其参订矜慎,当为可信。余以逊敏斋本(指雍正本)略校一卷,颇有佳字。宋本不可得,得此胜于双瓮斋本(指万历四十四年蔡继善本)远矣,故录而存之。”<sup>[12]</sup>(卷十三)书后所附《别纪》十卷,亦为明人徐渤所辑。今人吴以宁校点本《蔡襄集》即以陈一元本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还比如傅察《傅忠肃集》有明钞本,傅增湘先生用以校清刊本,全书改订之字数百,又可补清本脱漏多处,其远胜清刊本自不待言<sup>[12]</sup>(卷十四)。其它如孙觌《鸿庆居士文集》,有明山泉书舍和祁氏澹生堂钞本,据傅增湘先生所考,此本是从宋本仿写的,可谓善本。汪暉《西园康范诗集》一卷,其裔孙嘉靖二十年(1541)刊行,亦为善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刘宰《漫堂刘先生文集》三十六卷,今存明活字本,又有正德本、万历本,校刻都十分认真,为后人称道,而刘宰诗文也赖此以传。《沧浪严先生吟卷》三卷,今虽有元刻,然明正德十二年胡璉刻本收作品既多,文字讹误又少,也属善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五卷,有元刻残本,明清以后各种刊本甚多,其中明嘉靖元年(1522)黄巩五十一卷本为通行善本。杜范《杜清献公集》二十卷,今存嘉靖二十六年(1547)黄氏刻本,仅存于日本,《静嘉堂秘籍志》卷三十七著录,为善本,明清钞本出此。刘黼《蒙川先生遗稿》十卷,有明影写元本,藏南京图书馆,乃善本<sup>①</sup>。方逢辰《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明弘治方氏裔孙编刊本最佳(今存国家图书馆等),明清它本多出此。其它如王蕪《王著作集》八卷(今《四库全书》本所收明正德翻弘治本),张纲《华阳集》四十卷(《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五年于文熙重刊本)等等,也都素称善本。

明钞明刻宋集中不仅多善本佳本,而且其中很多宋集还多赖以传,兹略择数例,以为说明。比如杨亿的《武夷新集》二十卷,宋本久佚,元未见刊刻,至明正德、嘉靖间方有陈璋刻本,遂递相传刻,流衍至今。石介《徂徕集》二十卷,宋本不存,然日本静嘉堂则藏有明影写宋本,乃陆心源旧物,而且陆氏曾以《四库全书》本与之相校,发现《四库》本有录而无书之诗(卷四缺《寄元均》、《寄叔仁》、《赴任嘉州初登栈道寄姜潜至读易堂》、《入蜀至左绵洛次水轩暂憩》),此本则“完善无缺,诚是集之善本也”<sup>[13]</sup>(卷十)。再如,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四十卷,宋本佚,今惟明嘉靖五年(1526)平阳守王濬刻本传世,虽然讹脱不少。又如,包拯《包孝肃公奏议》,宋本久佚。正统年间,江西布政司右参政方正从包拯后人处访得此书的南宋淳熙赵氏重刻绍兴本十卷,即刊刻传布,以后的明清诸本,像明弘治、嘉靖二十三、三十四年庐州刻本、成化开封刻本、万历端州刻本及清代各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据正统本重刊的。又,余靖《武溪集》二十卷,宋本至明初已难觅,成化九年,丘濬自内阁钞出付梓,宋元旧刻,皆赖此以传,像嘉靖十三年(1534)唐胄重刊本、四十五年(1561)刘稳刻本、南明隆武二年(1646)余超龙刻本,皆源于此本。清人求明本不得而重刻是集,尚不如明本。《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宋本佚,今以明成化左赞刻本最古,又有正德本、万历本,也属善本。其它像文同《丹渊集》四十卷,原为其曾孙文懿所编,南宋宁宗时知邛州家诚之又重编,然此本今已不可见,惟赖明刻本数种以传,包括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应魁校刻本、三十八年陈继儒据李氏本复校、吴一标重刊本、四十年蒲以悻重刻本和毛晋崇祯四年(1631)重校修补李应魁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丹渊集》皆据毛氏汲古阁重刊)<sup>②</sup>。《济北晁先生鸡肋集》七十卷,宋本不存,今传世的惟一刊本是明崇祯八年(1635)苏州顾凝远诗瘦阁翻宋本,《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皆据此本收入,学人一致推其佳胜。徐积《节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本佚,今存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刘佑修补元刊本,清康熙年间山阳丘如升、锡山王邦采两次重刊此书和《四库全书》收录,所据都是此本。故刘刻承上启下,延续宋元本之脉,起了重要的作用。惠洪《石门文字禅》三十卷,宋本久佚,万历二十五年(1597)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刊《径山藏》本是最早也是惟一的传本,《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丛书所收皆为此本。吴徽《竹洲文集》二十卷,原为吴徽曾孙吴資深所辑,刻板已亡,至弘治六年(1493)方由其裔孙取家藏本付梓,而由程敏政重订并作序云:“先生既没,曾孙資深始哀其遗文为二十卷上之,得易名之典。兵燹数变,板刻亡矣,今十世孙雷亨始取家藏本副刻之,俾从子俊来属为之序。走观其间,汇次欠审,恐不足以尽先一之大致,因重加校订以授俊而序之。”以其出宋本,又曾加校订,乃为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等处),后嘉靖、万历年间,其裔孙又据之重刊。《尹和靖先生文集》十卷,今传明嘉靖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天启本等多种,皆明刻。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一卷,有明穴研斋钞本,较珍贵。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以嘉靖本传世。徐侨《毅斋诗集别录》一卷,今存其裔孙明正德刊本,别无他本。钱时《蜀阜存稿》三卷,明成化年间其乡人徐贯辑成一本,民国时期徐氏后裔重刊此书,钱氏诗文赖此以存。萧立之

① 此书又有明钞四卷本,不全。

② 详参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六(中华书局,1999);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萧冰崖诗集拾遗》三卷,今惟瞿镛旧藏明弘治刊本存,《四部丛刊》续编据以收录。吴必大《岁寒三友除授集》一卷《无肠公子除授集》一卷,今惟北图存明钞本(又附载宋郑楷《杂录》不分卷),所收皆拟制。薛季宣《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三十五卷,今惟钞本,有明祁氏澹生堂钞本等。徐鹿卿《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六卷,其远裔明徐即登辑本,《四库全书》著录,别无它本。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明初有刊本佚,今以嘉靖本最早,亦仅赖以传。

明钞明刻本之所以珍贵并在宋集的流传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钞刻的年代较早,又多自宋、元旧本出,故较好地保存了宋元旧本的面貌。像田锡《咸平集》三十卷,今以明祁氏澹生堂钞本最古,虽缮写未精,然格式甚古。清四库馆臣疑为后人重辑之本,而祝尚书先生则以为明本是据残宋本拼合或重编的<sup>[14]</sup>(卷一)。总之,此书颇为世人所重。柳开《河东先生集》十五卷,明吴宽丛书堂等旧钞本,即从宋本出。寇准《寇忠愍公诗集》三卷,明嘉靖间王承裕据所藏宋本付梓,悉存宋本版式,后来清刻本皆从此本出,《四部丛刊》三编亦据之影印。韩琦《安阳集》五十卷,今国家图书馆存一明刻本,于宋帝名讳犹注某某“庙讳”,尚存宋元遗意。赵抃《赵清献公文集》十六卷,明刻以成化七年(1471)知衢州阎铎刻十卷本最早,出于残宋本,嘉靖年间又有递刻二种,而以成化本为善。尹洙《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今无宋、明刻,然存明清钞本多种,乃从宋本录出(以黄丕烈校跋本为善)。明钞尚有祁氏澹生堂本,惜残卷一至七,另国家图书馆藏明钞三部,较清钞脱讹亦少(《全宋文》初用《四部丛刊》影清钞本为底本,讹误甚多,遂改用明钞)。王令《广陵先生文集》二十卷,传本有明钞,系从宋刊影写。明弘治中,周季凤、周季麟兄弟据内阁藏宋蜀人所献的《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简尺》二卷、《词》一卷、《黄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编为《山谷全书》九十七卷,交宁州知州叶天爵刊刻,书因故未成,至嘉靖中又由知州乔迁、余载仕重修补刻。其书不但底本出自宋本,而且在当时所收作品也最全,其中像《山谷别集》、《山谷简尺》等,皆赖此以传。另外,书后所附录的黄庶《伐檀集》二卷,也是仅靠此书而得以流传的。后来清乾隆年间宋调元辑香堂本、光绪义宁州署本等皆在此基础上所编。其书的贡献之大可知<sup>①</sup>。《后山诗注》六卷,明弘治九年(1496)袁宏刊本,其所据乃宋本,有弘治杨一清序,嘉靖梅南书屋本、朝鲜古活字本、和刻本皆从弘治本出。刘弇《龙云先生文集》三十二卷,有弘治年间刘氏后裔重刊本,乃传钞秘阁本,犹存宋式,其后清钞亦出此本。刘安世《尽言集》十三卷(《四库全书》入史部奏议类),有明隆庆五年(1571)张佳胤刊本,底本系钞自宋本,今为通行善本。秦观《淮海居士集》四十卷《后集》六卷,明刻甚多,明初有叶闾刊本,亦有正德本,嘉靖刊本尤多,尤以胡民表翻刻张缙嘉靖十八年鄂州刻本为善,因其源出宋本,又曾参校监本之故。而万历年间李之藻本则尤为流行,对是集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廖刚《高峰先生文集》十七卷,今以明钞最早,乃据宋元旧本,颇珍贵。唐庚《唐先生文集》,卷帙不等,刊本亦多,其中嘉靖年间刊本七卷,源于宋本,邵章《增订四库简目目录标注续录》即称其极佳。邹浩《道乡先生邹忠公文集》四十卷,宋本久佚,明成化六年(1470)邹氏裔孙刊本出内阁藏宋本,最善,邹氏正德、万历又不断重修,清刻皆出万历本。罗从彦《豫章罗先生文集》十七卷,元刊残,明据元本多次刊刻,日臻完善。叶梦得《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今存明钞最早,也是出自宋本,清钞本据之。《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今存明正德元年(1506)刊本,底本系从秘阁录出宋槧,较少错讹,《四库全书》据之收录。黄公度《莆阳知稼翁文集》十二卷,有明天启年间据宋本重刊本,《四库全书》著录。周紫芝《太仓米集》七十卷,今存明钞最早,清钞也较多,多源于宋本。陈造《江湖长翁集》四十卷,宋本已佚,然源出宋本的明李之藻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本,至今仍保存着,《四库全书》收之。沈与求《沈忠敏公龟溪集》十二卷,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其裔孙沈子木金陵刊本,所据为宋本,《四部丛刊》续编收入,刘承幹谓:“宋本不可见,影写本尚有流传者。明万历庚子十六世孙子木所刊,一无改易,犹是宋人旧第,亦称善本。”<sup>②</sup>王炎《双溪文集》,今存明嘉靖本,亦秘阁传出,文字较佳(国家图书馆等藏),万历本次之,康熙中其族人重刊,然收文较少。从以上所举,我们可以略见明人在保存和整理宋集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有些明钞明刻本宋集,虽未必都是出自宋本,然多有所据,这就为明以后宋集的校勘整理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即如以下诸书,便都是其例:

周敦颐《濂溪集》,嘉靖、万历刻本各有三种,又有天启本等颇多,曾广泛传播。

王安石《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明初刻百卷本,今日本内阁文库残存六十三卷(卷1至卷63)。另有嘉靖十三年(1534)刘氏安正堂本、二十五年(1546)应氏本、三十九年(1560)何迁本等,多为翻宋元本,流传颇广,影响很大。

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宋本原二十卷,不传,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郑氏乡人叶向高得宋本删汰成十卷刊印,四库馆臣已指斥,陆心源以为所删未必很多。清本皆从此出。米芾《宝晋英光集》六卷,今传明钞有毛氏汲古阁写本。清钞出自明钞。

<sup>①</sup> 又明嘉靖中蜀刻本(前有徐岱序)《山谷集》,亦能存宋本之遗。

<sup>②</sup> 刘承幹《沈忠敏公龟溪集跋》,见《嘉业堂群书序跋》卷二(附录于《嘉业堂藏书志》),缪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吴格整理校点,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杨时《龟山先生集》宋本不存,明弘治本最古,其底本乃程敏政钞自内阁,然非全帙。又有正德十二年(1517)沈晖刻本,为杨集全帙。万历十九年(1591)林熙春重刊本又增入《龟山语录》。三本讹脱都很少。清刊三本皆出万历本。

王庭珪《卢溪先生文集》五十卷,存明嘉靖五年(1526)梁英刊本,清刻据之。

韩驹《陵阳先生诗集》明钞存,清钞多出此。

孙覿《鸿庆居士集》今明钞四十二卷本有二:山泉书舍本,乃滂喜斋遗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著录;祁氏澹生堂钞本(上海图书馆藏),皆胜于清钞。《南陵孙尚书大全文集》七十卷本,亦有明钞,《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一著录,颇精审,清钞各本皆出此。

欧阳澈《欧阳修撰集》,有明永乐、万历本,清钞所从出。

陈东《尽忠录》有明正德、天启本,清康熙、道光重修本出此。

史浩《鄞峰真隐漫录》五十卷,有明钞本,《四库全书》著录。

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有明正统五年(1440)刊本(《四库全书》收入),天顺又重刻,清刻所从出。

林希逸《艾轩先生文集》九卷,今惟正德十六年(1521)郑岳选、雷应龙重刊本传世(以力不足故选刻),《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其它清本亦据正德本传钞。

高登《东溪集》二卷,宋本佚,今存最早为明嘉靖林希元重编本,清本所据,《四库全书》所收亦即此书。又清刻以咸丰二年(1851)其裔孙重刊本较佳。

冯时行《缙云先生文集》四卷,《宋志》著录五十五卷,岁久散佚,明嘉靖中李玺得旧钞残本,因为付梓。《四库全书》收入此本,其余明清钞本亦然。

罗从彦《豫章罗先生文集》,有明成化重刻元本,卷帙等皆依元本不改。

范成大《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有明弘治金兰馆铜活字本刊本,清钞本等多从所出。

朱熹《朱文公大全集》明刻甚多,其中嘉靖闽刻本,吸收浙本之长,为通行善本,影响颇大。

罗愿《罗鄂州小集》五卷,有明洪武刊本,为后之各本之祖<sup>[10]</sup>(卷十四)。

陆九渊《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宋元本失传,明刻则甚多,其中李茂元正德刻本讹误较少,《四库》等多据之收录,为通行善本。

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宋本不存,今成化本为早,为后之刻本所祖。

刘过《龙洲道人诗集》十五卷,今以明嘉靖本为早,清钞多种皆源此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一等著录。

陈文蔚《陈克斋先生集》十七卷,今惟其乡人张时雨崇祯十六年重辑本,清刊本出此,《四库全书》收录。

汪莘《方壶存稿》九卷,明汪璨刊本,后之各种刊本皆出此。

金朋说《碧岩诗集》,有万历本,清钞出之。

陈淳《北溪先生大全集》,有弘治本较佳,万历时重刊,清本亦据之。《四库全书》所收乃弘治本。

裘万顷《竹斋先生诗集》三卷,潘是仁《宋元四十三家集》据嘉靖本重编,清康熙四十八年其裔孙重刊亦据嘉靖本。

程秘《程端明公洛水集》二十六卷,宋本不存,今存其裔孙嘉靖间重刊本,崇祯年间又有刊本,《四库全书》收入。

戴复古《石屏诗集》十卷,今传弘治本乃据旧传诸集重编而成,收作品最多,可谓善本。其它明清刊本多出此。

岳珂《玉楮诗稿》八卷,其后人明万历刊本是善本,为后来诸本所祖。

王应麟《四明文献集》五卷,明人郑真辑、陈朝辅补辑本,明以来以钞本传,为《四库全书》所收,清末始有刊本。

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五卷,其后人于明代多次刊刻,其中嘉靖二十一年(1542)黄钺编注、黄文炳刻本较佳。

王次焱《梅岩胡先生文集》十卷,今传明嘉靖十八年(1539)其裔孙胡琏刊本,《四库全书》收录。

何梦桂《潜斋先生文集》十一卷,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其裔孙何淳重刊本,万历年间又刊,《四库全书》也据之收录。

吴潜《履斋先生遗集》四卷,今存明梅鼎祚编校本,《四库全书》既收,清钞亦出此。其《许国公奏议》四卷,虽已不完整,然也赖明本以传。

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二十卷,有明正统其裔孙辑本,有杨溥序,《四库全书》所收即是书。

孙梦观《雪窗先生文集》二卷,今传皆明嘉靖间其裔孙刊本及钞嘉靖本,《四库全书》收之。

李昉英《李忠简公文溪存稿》二十卷,有元刊本存,明成化间其裔孙重刊,嘉靖后又多次刊印,不断补入作品。

乐雷发《雪矶丛稿》五卷,明活字本,《四库全书》所收及清写本等出此<sup>[10]</sup>(卷十四)。

金履祥《仁山集》五卷,有明人董遵辑刻本,明清它本皆从此出。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虽今仍有宋刻元修本,然明景泰六年本,上承元道体堂本(原刻今已佚),下启明正德、嘉靖及清代各本,颇为重要。今国家图书馆等有藏。

谢翱《唏发集》十卷，今弘治本存国家图书馆，明清两代屡经翻刻，皆出此本。

王炎午《吾汶全稿》十卷，初刻于弘治，不传，又有正德刊本，今有影钞本传世，《四库全书》收录。

蒋堂《春卿遗稿》一卷，明天启元年(1621)其裔孙蒋锲因修世谱而辑其遗文成一卷，今存清钞天启本。

即就现存两宋作家的别集来看，几乎都曾经过明人的校勘整理，所以即使其书有宋元旧本存世，明钞明刻也仍有重要的文献校勘价值。比如《欧阳文忠公集》，今有宋本多种传世，而出于元刻本的明天顺六年(1462)程宗刊本，则校核精审，字体秀逸，镌工精丽，亦实为善本。《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宋本残存三十卷，明正统己未(1439)宣城太守袁旭刊本则为完帙。万历丙子(1576)梅氏后人据之重刻，即为通行本。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有元本，然元以后则以嘉靖范氏岁寒堂重刻本为佳。《庆湖遗老诗集》九卷《拾遗》一卷《后集补遗》一卷，今存明谢肇淛小草斋写本最早，是书曾经明末徐渤收藏，亦有清钞。契嵩《镡津文集》虽有宋、元本存，然明永乐本、弘治十三年重刊本，今为通行善本。《栾城集》有宋本存，明刊上承宋刊，仍分三集本、四集本，前者嘉靖二十年(1541)蜀王朱让栩以张潮家藏善本八十四卷刻于成都，大致保持原貌。后者明末王执礼清梦轩刊，亦有长处。杨杰《无为集》十五卷，有宋本存。然有明末钞写宋本，有毛晋跋，曾加订正，今存日本内阁文库。《参寥子诗集》十二卷，今有宋和明末两个刊本系统，可互校。《后山居士文集》弘治本虽讹脱较多，不如宋本，然有长短句一卷为宋本所无，又溢出诗文二十首，亦足珍视。《姑溪居士文集》，宋本佚，今以明吴宽丛书堂钞本最古，虽残亦属珍秘，傅增湘先生曾校对一过。《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十五卷，虽有元刊本，然明初有刊本，又，今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都有江户时代翻刻明嘉靖朝鲜刊本<sup>①</sup>。张九成《横浦先生文集》虽有宋本，万历四十二年(1614)吴惟明重校本亦佳。《南轩先生文集》固有残宋本，然明刊本亦胜清本，流传亦广，朝鲜活字本、和刻本多出此。刘子翬《屏山集》，明清刊本颇多，其中以弘治本、正德本为佳，《四库全书》所收亦明本。《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明末毛晋汲古阁有合刊本，据黄丕烈所考，其所出为宋残本，是书有初印本，又有毛扆、毛綏德校改后印本，续添入《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后集》及刘景寅弘治刻二选时自《瀛奎律髓》中辑出之《别集》。今《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晁说之《嵩山景迂先生文集》，有明小草斋钞本，《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八著录，余皆清钞。李弥逊《筠溪集》二十四卷，今上海图书馆存明小草斋钞本。刘应时《颐庵居士集》二卷，今存明嘉靖本，都穆校正重刻，有跋，皆为清钞不及<sup>[12]</sup>(卷十五)。像以上可资校勘的明本还有很多，此不再赘举。

#### 四

明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还表现在重辑、选编和注释等方面。

宋人别集至明中期已散佚者不在少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很多宋集，都是靠明人的重辑本而得以流传的。比如邓肃《栟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有明正德林孜校订本，其序云：“旧刻在沙阳，兵火之后，久已泯逸。孜自幼景慕其节义，思得其文以服诵之，遍访诸士夫家，或得其前帙，或得其后帙，又字多磨灭……近方访求全备，遂命书人缮写，亲自校正，分例定式，庶几足为善本。”<sup>②</sup> 故黄丕烈于卷末题曰：“书有不必宋元旧刻而亦足珍者，此种是也。”又曰：“向以书必刻本为胜，观此益信，勿谓明刻不足重也。”<sup>[15]</sup>(卷八)是书还有明万历邓崇纯刊、南明弘光二年(1645)重修十二卷本，与正德本也有可互校处<sup>[14]</sup>(卷十七)。再像《水心先生文集》，最初是由叶适的弟子赵汝谿所编，用编年之法，惜宋本到明代已不易得。今存最早的刊本乃明正统十三年(1448)黎谅辑本，其跋曰：“尝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因公事诣邑，访求遗本，无有存者。间或得一二篇或数十篇，历八载始克备。有曰《文粹》、曰《叶学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时所读《(策场)标准集》者，其总目有四，惟《标准》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誊录，其各集中所作札、状、奏议、记、叙、诗、铭并杂著成篇章者，得八百余篇，编集汇次，分为二十九卷。其所著经传子史，编为后集。总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绣梓以永其传，与四方同志共览焉。集中字义脱落无可考者，不敢僭补，姑虚以待后之君子而正之。”<sup>③</sup> 重辑细校，相当谨慎，后出各本多不若此。又如，方大琮《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四十五卷，有明正德方氏裔孙良永、良节重辑、校刊者，比较通行的三十七卷本多出八卷，校订又细，可堪珍贵<sup>④</sup>。杨简《慈湖先生遗书》十八卷，原集已佚，明嘉靖四年(1525)秦铖将其重辑刊印，刊本今存，文字讹误少，版式亦精，后出各本多源于此<sup>⑤</sup>。乐雷发《雪矶丛稿》五卷，宋本久佚，明正统间其后嗣乐韶重新编刻，然其本不存，幸有成化间活字本，颇有佳处。谢枋得《叠山集》宋元刊本，明初已不可得。景泰五年(1454)其邑人黄溥“多方采辑，得若诗若文总若干篇，正其讹谬，各以类归，釐为十六卷”刊行<sup>⑥</sup>。收文最可靠，明成化年间有翻刻本，为通行善本。

① 见《和刻本汉诗集成》等，李盛铎《木犀轩藏书书录》亦称之。

② 明正德本《栟榈先生文集》卷首。

③ 《叶适集·水心文集》卷首，刘公纯等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当然，明本因系重辑，不免编次错讹，故四库馆臣对其亦有批评。

④ 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一是书提要。

⑤ 参《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四。

⑥ 刘儒《叠山先生文集序》，见是书卷首，《四部丛刊》续编本。

其后它本也多出于此。南宋末林景熙,曾自编诗集,元人章祖程为作注释,然至明初已多散亡。天顺七年(1463),广东监察御史吕洪哀辑诗注及文集残帙,合为一编。序曰:

(霁山)所著文十卷曰《白石稿》,诗六卷曰《白石樵唱》,一皆本于忠义之所发越,传诵江湖,脍炙人口。历岁滋久,颇多散亡。乃者致政大尹叶公衡出示先生《白石樵唱》,始末具全。予又于《元音》中得先生《读文山集》一诗,仍检阅家藏旧书,仅得先生《白石稿》中记、序、赋、铭而下凡若干篇,其它制作迨无寻究。予惧岁月愈久,散亡愈多,辄敢僭逾,正其舛亥,釐为五卷,总为一帙,题曰《霁山先生文集》,将侵诸梓,以广其传,俾人得以诵习详玩,庶几先生忠肝义胆耿耿不磨也。<sup>①</sup>

因感于撰者的忠义气节而编为此书,其校刻态度是认真的,品质也可据信。还有谢翱的《晞发集》,原刊于何时已不可详,弘治年间储懋从杨晋叔处钞得六卷,交冯允中,唐文载刊行。嘉、隆间程熙、凌管都曾重刊过是书,万历初缪一凤又有补刊本,增为七卷,而徐勋则又取缪本重加辑校,编成十卷,由张维诚使郭时锵刻之,从而在《晞发集》的流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它如《岳武穆遗文》一卷,乃明徐阶所编,虽亡佚者已多,然今亦可赖此以想见其人忠义之概。又,汪藻的文集,至明代已散佚不可得。明胡尧臣从各种选本及相关文献中多方搜集,编为《浮溪文粹》十五卷,虽不及原书十之三四,然“网罗之勤,要有未可尽没者,且其文多采自诸家选本,故所录大半精腴,尚足以资讽诵”<sup>②</sup>。欧阳澈《欧阳修撰集》七卷,宋版毁于兵,明永乐丙申澈十世孙永康县丞齐重刊之;倪朴《倪石陵书》一卷,今存明嘉靖麻城毛凤韶所辑本,《四库全书》收入,它本亦出嘉靖本;陈普《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明嘉靖中闵文振辑校刊行,万历三年薛孔洵又重刻,今存明本多种;方岳《秋崖先生小稿》八十三卷,明嘉靖中有其裔孙重编本;许月卿《先天集》十卷,今存明嘉靖本,也是其裔孙重编(今藏于南京图书馆),也是明人重辑重编书中较好的例子。

宋人文集的选本,在明代大多得到过翻刻。例如,《南丰曾先生文粹》十卷,为南宋人所选,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无锡安如石曾刊刻过,而且,明本与今存此书宋本比较,尚多出《齐州二堂记》和六首补遗文,这些文章《元丰类稿》恰恰也没有收。所以,明本的文献价值就更大了。再如,南宋罗椅编《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十卷及刘辰翁编的《须溪精选放翁诗集》八卷,在明代弘治以后曾一再刊刻,极为流行。明正德年间汪大章刻《渭南文集》,寻《剑南诗稿》不得,即据罗椅、刘辰翁所编二书编为九卷,附于文集后。毛晋父子编《陆放翁全集》,亦从中补得诗二十首,其文献价值可见<sup>[12]</sup>(卷十五)。又如明嘉靖中郝梁刊本《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实出于南宋坊间所刻选本《永嘉先生标注张文潜集》十卷,不过改动了卷数而已,也有校勘的价值<sup>③</sup>。还有由宋陈利用编、明人林希元增辑的《朱子大同集》(皆朱熹官同安时所作),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sup>④</sup>。

至于明人所编刻的宋集选本,那就更多了。

明代理学兴盛。太祖崇儒重学,礼致儒臣,深思治道。成祖承太祖之志,命修《永乐大典》,又修《性理大全》,儒风亦盛。终明之世,理学家选集刊刻甚多。像朱熹的诗文选集,明宣宗宣德中,就有吴讷所编的《晦庵文钞》六卷和《晦庵五言诗钞》,其后崔铣以其未备,又编《晦庵文钞续编》四卷,并于每篇之后略释大意<sup>⑤</sup>。王宗沐则有《朱子大全私钞》十二卷,唐顺之有《选辑朱文公全集》十五卷,其它如佚名的《校定晦翁感兴诗》等<sup>⑥</sup>,今皆有刊本传世。又,《杨龟山集钞》(卷数缺)<sup>⑦</sup>,明天启中阮光宁选刊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四卷<sup>⑧</sup>,也都属此类。

明初文坛,本无一定定向,洪武末高棅等“闽中十子”诗尚盛唐,成化、弘治年间,李东阳茶陵诗派不满台阁体的肤廓,又提倡“秩宋窥唐”,追摹古人,遂开启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等为首的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至以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sup>[3]</sup>(卷二七八)。这对宋集的保存和流传是不利的。然明初宋濂对宋文的评价并不低。其《苏平仲文集序》云:“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若文安公之变化瑰伟,文忠公之雄迈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杰,载籍以来,不可多遇。”<sup>[16]</sup>(卷七)方孝孺则以为:“宋之以文名者,曰欧阳氏,曰苏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杰然者,未尝以奇怪为高,则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辞达而止耳。”<sup>[17]</sup>(卷十)而在宋集整理

① 《知不足斋丛书》本《霁山先生集》卷首。

② 《浮溪文粹提要》,《四库全书》本《浮溪文粹》卷首。

③ 此点清人徐夔已指出,参《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

④ 是书《四库全书总目》入于存目。

⑤ 《晦庵诗钞》专选五言古体诗,今存成化间刊本,《晦庵文钞》则有嘉靖刊本。韩国奎章阁、日本内阁文库等皆有此书。

⑥ 是书晁琛《宝文堂书目》卷上等著录。

⑦ 《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著录。

⑧ 是书《四库全书总目》入于存目。



方面,曾鲁撰有《六一居士集正讹》和《南丰类稿辨误》<sup>①</sup>,游李勋有《王文公集汇选》七卷<sup>②</sup>。嘉靖以后,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对前七子的师法秦汉进行反拨,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名家的古文,尤其是茅坤选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之文,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风气一变,各种宋诗、宋文的选本也大量出现,从而对宋集的保存、整理和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苏轼的诗文集,明中期以后就多达三十余种<sup>③</sup>。其中如旧题焦竑批点、杨文聪阅、徐象柁刊行的《苏长公二妙集》二十二卷,专收苏轼尺牍和词作(尺牍二十卷、词二卷)。虽尺牍取自茅维刊《东坡全集》,然在尺牍标题下多注明写作时间地点;而词亦取自《东坡全集》,却又据宋曾慥辑《东坡长短句》而有所增益,对后人的校读东坡尺牍和词都有参考价值。又如王同轨编《东坡寓黄集》三卷、方介卿编《苏文忠公寓惠录》十卷、陈荣编《苏文忠公居儋录》五卷等,对于我们了解苏轼三次被贬时期的创作,也有帮助作用。林希逸《艾轩先生文集》九卷,乃正德十六年(1521)郑岳选、雷应龙重刊本(以力不足而选刻),《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其它清本亦据正德本传钞。明小草斋钞本《后村集》六十卷,是刘克庄诗文的选钞本,其底本出自内阁,有较大校勘价值。其它宋人选集尚有程敏政编《范淳夫(祖禹)集钞》十七卷《附录》一卷、冯忠编《欧阳先生(修)文衡》六卷、汪文定公(应辰)集钞》十二卷《附录》一卷<sup>④</sup>、李贽选《陈同甫集选》二卷、佚名《周文忠公文选》五册、《林艾轩文钞》<sup>⑤</sup>、《刘须溪先生记钞》二册八卷<sup>⑥</sup>、吴傲《吴文肃公摘稿》二卷、《苏公小简》一卷、《欧阳小简》一卷,皆不著选编之人<sup>⑦</sup>。又有《山谷禅喜集》二卷,为明人陶元柱所编。是集于黄庭坚集中专录其阐发禅理者别为一书,意在与《东坡禅喜集》相配合。《襄阳遗集》一卷,明人范明泰编。范氏曾编有《米襄阳外纪》,此书则是辑米芾遗文。范氏因未见《宝晋英光集》,故旁采它书,哀为此编,然颇有阙略<sup>⑧</sup>。这些选本在后世或多不为人所重,但在当时却可以见出一般之风尚。

给宋集作注,明人也是有成绩的。孙云翼给南宋李廷忠的《橘山四六》二十卷、李刘的《梅亭四六标准》四十卷作注,即为一例。孙云翼字禹俭,丹阳人,万历十九年(1591)乡举,曾知彝陵、龙川,工骈文,有《清斋斋骈语》、《鳌阳漫稿》等<sup>⑨</sup>。是二书于典故出处、人物事件的注释,用力颇多<sup>⑩</sup>,征引详尽。因孙氏本人亦擅四六文,所以注释事语多引四六文相参证,这对四六文的初学者无疑是有帮助的。《橘山四六》和《梅亭四六标准》二书在明代流传不广,至明代得孙云翼注释后始得以较广泛的传播,而从他选择《橘山四六》和《梅亭四六标准》进行注释来看,亦可见出南宋四六工稳典丽一派对后世的影响。其它像刘孟纯注朱熹《武夷棹歌》一卷、张丁注谢翱《西台痛哭记》一卷、南逢吉校注《会稽三赋》三卷等<sup>⑪</sup>,对这些作品的保存和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自然,明人所刊宋集中亦有劣本。如郎瑛就因为见时人刻林逋诗而臆改旧本便批评道:“世重宋版诗文集,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诗而叹之。旧名止曰漫稿,上下两卷;旧题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为‘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sup>⑫</sup>又如韩琦《安阳集》,有正德九年张士隆刊本和万历十五年张应登重刻正德本,然万历四十二年康丕扬刻三十八卷本,编次不伦,重收误收,割裂连缀,即为明代劣本。《嘉祐集》十六卷,明刻甚多,然也多有讹脱。《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明万历茅维改编本,删节合并,舛谬纷然,亦为人诟病。《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有明刻本三种,傅增湘先生已指出其脱误不胜枚举<sup>⑬</sup>。甚而有书贾不察,袭元人之误,以姓名相同或相近而以此充彼者,如以谢道《竹友集》、刘过《龙洲集》为苏过《叙川集》,贻刻流传。但这与明人对宋集整理的业绩比,实在是不足道的。

总之,明人或出于稽古右文的政治目的,或出于爱好与兴趣,或因为推崇前人的德行气节,或为了表彰乡邦先贤等,

① 据《行人司重刻书目》,曾鲁,洪武初任礼部侍郎,其所作《六一居士集正讹》,“能取他本详加校勘,而以写本(指北宋宣和年间欧阳氏传家集)为据,篇次卷第,则一以吉本(指南宋庆元间周必大刻于吉州的《欧阳文忠公集》)为定。其异同详略,颇仿朱氏《韩文考异》义例。若吉本所阙而见于它本者,别为《拾遗》一卷。”(危素为洪武四年蔡纪刊《居士集》所作《后记》)可见在欧集的流传过程中,曾氏所校起过重要的作用。《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着录此二书注曰:“(曾鲁)字得之,新淦人,洪武初礼部侍郎。”

② 见《内閣藏书目》卷三。

③ 据刘尚荣先生《明版苏轼文集选本考述》一文(载其《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明人所选苏轼诗文集和各种杂著述有32种,实际尚不止此数,仅据《行人司重刻书目》所著录,就有徐广选辑《苏东坡骈藻》二卷(《澹生堂藏书目》卷十三亦著录)、刘弘编《苏诗摘律》六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亦著录)、赵克用编《东坡律诗》二卷(《百川书志》卷十五注云:“明御史赵克用取王梅溪注东坡诗中七言律诗四百五十八首摘类刊行”)等多种。又如明人陆梦龙评选的《苏子瞻集选》二十卷等,刘先生是书亦未收。

④ 以上参《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案是书原为弘治中程敏政据内阁本《文定集》抄出,以卷帙繁重,仅抄为二十一卷(《千顷堂书目》所著录非完本),至清人修《四库全书》,乃又据《永乐大典》,删其重复,补其不足,编为二十四卷。

⑤ 以上参《澹生堂藏书目》卷十三。

⑥ 《澹生堂藏书目》卷十三、《近古堂书目》卷下并著录是书。较之《四库全书》所收十卷本,篇目有参差,可互补。

⑦ 《百川书志》卷十八著录。案赵琦美《脉望馆书目》冬月号著录有《欧苏手简》一本,当即此二书合刊本。此书曾流传至朝鲜,朝鲜时期奎章閣臣所修《西库藏书目》等皆有著录,今存。

⑧ 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襄阳遗集提要》。

⑨ 参清赵宏恩等《江南通志》卷一六六《人物志·文苑》、郝玉麟等《广东通志》卷二十八《职官》等。

⑩ 如孙氏注《橘山四六》,历时达二十余年。

⑪ 《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卷七等著录。

⑫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三“和靖诗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然是书并非一无是处,宋本林逋《林和靖先生诗集》今已残。如明正德年间陈贽重编《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虽已非古人之意,然分体编次,校正讹误,为后来正德本、万历本及清本所从出,亦有可取。

⑬ 参《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四。

在宋人别集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前人每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议论。如清人赵一清批评杨慎以酈道元《水经注》繁琐枝蔓,遂删去《水经注》中酈注而刊行之事,曰:“厥孙宗吾又为之梓行,吾是以叹明人刻书而书亡,而正杨之作不可以已也。”<sup>[18]</sup>诚然,明人在校刻前人著述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底本不精,错讹脱漏,编次失当,妄加删改,致使古意不存、劣本流传等。然而,我们认为,此事须是具体而论,不应以偏概全。若就明人整理、刊刻前人撰述的总成绩及其在古籍流传过程中的作用来看,则显然是功远大于过的<sup>①</sup>。以上我们就明人对宋人别集的整理和编刻所作的初步考察,不过适为一证而已。

#### 参考文献:

- [1]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M].[韩]亚细亚文化社,1972.
- [3]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刘尚荣.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考[A].苏轼著作版本论丛[M].成都:巴蜀书社,1988.
- [5]赵汴.跋《东坡尺牋》后[A].黄宗羲.明文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 [7]叶德辉.书林清话[M].毛晋汲古阁刻书.北京:中华书局,1957.
- [8]王士禛.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10]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1]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2]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3]陆心源.仪顾堂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4]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5]黄丕烈.莞圃藏书题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6]宋濂.文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方孝孺.逊志斋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杨慎.水经注序[A].赵一清.水经注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张立荣,言 之)

<sup>①</sup> 即从版刻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观潘承弼、顾廷龙先生所编《明代版刻图录》可知。又,周采泉先生曾指出,明刻在嘉靖以前多精美,而万历后刻工纸张已逊于前,至明末毛氏父子刻书,则为明人刻书提供一圆满结局(参其《明代版刻综录序》,见是书卷首,杜信孚编,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此说是符合实际的。